



知道我要到印度尼西亚去,一位好友殷殷嘱咐:到了文化古城日惹,一定要联系兰妮,交个朋友。

热诚好客的兰妮,陪我四出观光,到了傍晚,她兴致勃勃地说:“来,带您逛逛峇迪商场。”我注意到,一谈到峇迪(蜡染布料),兰妮不很大的一双眸子,便像湖水打上蜡一样,波光潋滟,使她扁平的脸看起来分外动人。

活在峇迪里的女人

兰妮自中学毕业后,便进入了一家规模极大的峇迪工厂工作,由最底层的蜡染工作做起,她出色的表现和对峇迪超乎寻常的热爱,引起了老板的注意,连连擢升。目前,她已另立炉灶,开设了一家店铺,专售峇迪布料和峇迪时装。

“峇迪在印度尼西亚是一门拥有三百余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一幅手绘峇迪,是经过多重重复的工序、经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它有着独特的个性和活泼的生命力。”兰妮一面在峇迪商场穿梭来去,一面侃侃说道:“每个不同的城市的峇迪,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兰妮说着,嘱咐店员把几块图案与色泽迥然而异的峇迪摊放在桌上,娓娓解释道:日惹的峇迪,以小弯月设计为主,她觉得很甜蜜的感觉;井里汶的峇迪,走细致路线,常以云朵和细纹为设计主调,纤巧秀气。她拿起了一块金黄色的峇迪布,继续说道:“这块棉织品,是纯手工的,很贵,在梭罗,专用于婚礼;这种细花设计,正好反映了梭罗人的浪漫情怀。”

我觉得以温润的棉制品缝制新娘子的结婚礼服,不够亮、不够滑、不够美。她笑了起来,说:“亮而滑,是丝绸的特色,可这是棉质的啊!”“那为什么不改用丝绸缝制结婚礼服呢?丝绸高贵,有喜气!”“啊,不能,不能的!”她正色地说:“传统,是不能随意改变的,我们必须遵循,必须尊重!”

在日惹,售卖峇迪成衣的店子多如过江之鲫。许多店主,为求便利,往往只在当地的工厂取货,低

价买入之后,只以稍高的价格卖出,赚取蝇头小利。“做生意,必须出奇制胜。”独具慧眼的兰妮说道:“日惹的工厂,采用的布料,多以日惹的设计为主,结果呢,放眼望去,家家店铺所卖的成衣,都是千篇一律的。我呢,常常到其他城市去搜购设计截然不同的峇迪布料,再请裁缝根据图案的特色,缝制独树一帜的峇迪时装。价格虽然比别家贵,可生意却源源不断!”说着,笑花在脸上灿烂绽放:“峇迪是一种细致、精致、雅致的文化,我们必须缝出特性,让别人穿出个性!”

从峇迪商场出来,兰妮带我们去品尝当地小食。当车子由横街转入小巷时,兰妮突然对司机扬声说道:“停车,快停车!”车一停,她便以碎步跑向一个小摊子。摊主卖的是一束束类似枯草的东西,散发着一股特殊的气味。兰妮一口气买了好多束,如获至宝地捧上车去。

“这是炖来吃的草药吗?”我好奇地问道。“不是啦,”兰妮满脸笑容地答道:“这种植物,印度尼西亚语唤作 Akar Wangi。我买的,就是这种植物的根。把它和峇迪布放在一起,可以防止虫子把布料咬坏。峇迪不是普通的布料,它是艺术品,在制作过程中灌入了袭人的香气;我们只能用最原始、最自然、最朴实的农产品来保护它。如果任意使用化学药品,诸如樟脑丸,是会伤害它的香气的。”说着,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遗憾的是,现在已经很少人售卖这种植物的根了,有时,我必须远远地跑到传统的药草市集去买;他日,一旦这些东西在市场上销声匿迹时,我也许必须上山亲自采摘了。”说这话时,她嘴角含笑,可我知道她是认真的。

兰妮,这个生活在峇迪里的女人,热爱峇迪。纵是从商,但是,峇迪在她眼中并不是单纯用以赚钱的商品。深深感动我的,是她把印度尼西亚这门传统手工艺当成传家宝一样地保护和尊重的精神。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笔从戎,离开家乡上海,跨过鸭绿江,在一个战斗连队当文化教员。

这场打了三年零三十三天的朝鲜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不得不进行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这是一个世界瞩目的日子。这一天,是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双方签字的一天。

清晨,太阳从远处山峰里钻了出来,霞光万道,天空晴朗。美军的飞机照例出动,但不像往日那样疯狂轰炸我军阵地,而是把炸弹漫无边际地丢进大山沟里算数。我们收听了我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出的朝鲜停战谈判的公报,宣布停战协定及其各项协议,已于当日上午10时,在朝鲜板门店正式签字,决定于签字后的12小时起,交战双方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10时半,连里接到上级一个通知:12小时内,除了哨兵,其他人员不要外出,免受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

长得矮矮胖胖的连长,笑嘻嘻地开了腔:“为了庆祝停战,我们全连就在坑道里包饺子了,馅儿不是菜肉,而是全肉!”听说包饺子,大家乐开了怀。

我们边包饺子边唠唠,说说笑笑真热闹,坑道里洋溢着派派开心、欢乐、幸福的气氛。大家高高兴兴,吃了一顿全肉饺子。一会,指导员来找我。我跟他到了连部,他拿出一支毛笔和纸,对我说:“王文教,今天晚上,我们开个晚会,好好庆祝庆祝停战,你写副晚会对联。”我说:“开庆祝晚会,太好了,可写什么呢?”指导员说:“要简单、通俗、顺口、达意。”我想了想,提出:“是不是上联写‘喜气



本文题目中的“清律”,指的是《大清律例》《刑案则例》等介绍清代法律和案例内容的书。曾任清末刑部(相当于今公检法及司法系统)主事的冒鹤亭,曾回忆他初到刑部报到后,按例和其他报到者一起参加学习班,学习材料便是《大清律例》、《刑案则例》、《洗冤录》等。根据规定,学习班结束后学员要接受司考官考问,类似今天的答辩。那天司考官问学员,通过这几天学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冒鹤亭等回答道,印象最深的是有关男女通奸案中的法律问题。接着就谈了各自看法,他们的困惑最集中的就是刑律规定“仆人奸主妇者斩立决,主人奸仆人妻者罚俸三月”。同样是通奸,为什么仆人要杀头,主人罚三个月薪水便了事;显然罚主人轻,罪仆人重。如此轻重有别的判罚,有失公平。

司考官听罢,便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对眼前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侃侃道来。他说,这里面有你们不明白的道理。你们可得记住,仆役门丁这些人是在为官的主人家做事,免不了会要主人为他们办事,如果主人不肯为他们办,他们就会想办法要挟主人。这些下人做事不顾廉耻,什么不要脸的事情都做得出。司考官说到这里,加重语气道,就以通奸定的刑律举例来说,如果主人奸污了仆人老婆,你将刑律定得重了,仆

“清律”不清

陆其国

就会故意让其妻女勾引主人通奸,以此抓住主人把柄,然后进行要挟。即使主人本无其事,仆人也捕风捉影,制造绯闻,捏造证据,有些主人怕因此生事,使自己丢官甚至丢命,迫于无奈,为求息事宁人,无奈只得乖乖就犯。这样一来,仆人就更加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主人家不就乱了套了。说到这里,司考官将话锋一转,振振有词道,正是鉴于这样的现象,“今定律(主人奸仆人妻)罚俸三月,主人纵不去官,亦有玷箴规,仆人计无所施,则不敢尝试矣”。这就是说,定下这个法律,即使下人使坏,主人最多就是罚三个月薪水,名誉受点影响,其他无损,下人的目的自然也就达不到了。解释好对主人犯案定律“罚俸三月”的理由后,司考官又解释为什么对仆役门丁犯案要定律“斩立决”。他说:“至若仆人奸主妇斩立决,此不仅纲纪之大防,实含有政治作用。因办理减轻,小人胆愈大,内外上下潜通,则居官尸位,一切败坏,成何事体?毒毙官官,窃据地位,此种案件,时有所闻。律严斩立决,若辈尚怙恶不悛,能减轻乎?”

原来在定这一“清律”时,定律者先已将他们眼里的所谓“小人”设定为会“内外上下潜通”,甚至会“毒毙本官,窃据地位”。所以针对这样的人定律严也就是情理之中。不难辨别,所谓的“清律”,显然就是冲着那些为官者眼里疑似会要挟主人的仆役门丁而定的;它在严厉防犯这些人的同时,对主人犯案则极尽袒护包庇之能事。这样的“清律”,真正维护的就是为官者的利益。而且“清律”的制定者也真以为制定了这样的法律,他们所担心的社会乱象——即可由着为官的主人奸污仆人妻,而仆人却不敢造次冒犯主人妇。“清律”制定者打的不愧是如意算盘。它的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用意昭然若揭。由是不难想见,“清律”既失公平和公正,自然也就称不得清。凡世事不清则易浊;浊则易生污,污则易致腐。综观清末官场上出现的种种不绝如缕的腐败乱象,其实正可以通过这“清律”,从中察知一斑。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只有读完这本小书,才会找到明确而又完整的答案。现在能回答的只有一句话:咪咪噜是作者宠爱的一只小猫。

咪咪噜今年几岁了?作者有点卖关子,在书中没有点明,但显然已经成年,娇滴滴的猫小姐,凡猫具有的,她都具有:调皮、好动、黏人、经常发嗲,虽然衣食无忧却仍向往大自然……这一切只是我的概括,不一定确切,而且还是干巴巴的。

然而,作者的文笔却是生动、细腻,体贴入微,从“一猫一世界”到“有猫真好”到“我们都是爱猫人”,把咪咪噜写活了,也把作者对咪咪噜深深的爱写得淋漓尽致。咪咪噜的吃喝拉撒,喜怒哀乐,乃至“出走”又复归……在作者笔下——呈现,如此跌宕起伏,如此曲折惊险,又如此温馨感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亲爱的咪咪噜》从头到尾,就是一部咪咪噜的成长史,是作者与咪咪噜共同的出色创作。如果说本书作者只有一位,一旦让咪咪噜知道,肯定很不高兴,好在她懒得翻阅这本书,她只要作者对她“万干宠爱在一身”就够了。

人与猫的关系,真是复杂而有趣。有人不喜欢猫;有人仇猫虐待猫;有人只把猫当作宠物;有人视猫为家庭中不可或缺之一员;有人为妥善处置流浪猫而奔



花卉系列(油画) 王劭音

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张瑞芳大姐突然仙逝,使我这个看着她演的电影长大、变老的耄耋老人,特别伤感!尤其想起40年前,在那五七干校,大姐“让瓜”的那一幕……更使我难以忘怀。好人哪!

1973年,我被下放干校劳动。当年新闻出版系统与电影系统五七干校,均沿奉贤县钱桥海岸而建。二校中间由小河而隔,有一小桥相通。桥的不远处,即二校的大门。那年盛夏,连续70天无雨,穿着长袖、长裤在毒日下劳作,汗如雨下,衣裤

湿透,即时蒸干。喝再多的水也难解渴。某天傍晚,收工后天色渐暗,没去食堂用餐,却跑到校门,走向桥头去买西瓜充饥。岂知不见卖瓜者,只好悻悻而归。

张瑞芳让瓜记 修政

只有一位老农妇的竹篮里有两只西瓜,有位女同胞正准备付钱,捧走那两只瓜!我沮丧地嘀咕了一句:“又没买到。此时,那位女同胞用上海话说:‘我让一只给你。’并吩咐农妇重新过秤,计价。我连声说:‘不好意思,太谢谢了!’她抱起一只瓜,缓缓地直起腰,一边爽朗地说:‘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兄弟姐妹。’我快速地在寻思:该如何称呼并道谢。正在发呆,她却抱着一只西瓜,露出灿烂的笑脸,甩着手向我说:‘再会!’

我惊讶地发现:这不是李双双吗?一身深蓝色,白碎花长袖衬衫,一条已经洗得发灰的黑长裤,一双黑布鞋;那善意的举止,谈吐,分明就是艺术家——张瑞芳!她1918年出生,长我10岁,应该是我的大姐。我啊——啊——含糊地叫着大姐,她已风风火火走进电影干校大门。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几次走进电影干校,寻找大姐的身影,让我向她深深地鞠一躬,响亮地叫一声大姐,但始终没有遇见。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久渴遇甘露;慷慨相让稀缺的西瓜,是何等的高尚!它让我深藏心底达40年!

大姐!你永远在我心中!

明日请读一篇《我爱祖国的蓝天》

人民军队中的上海兵(征文选登)

咪咪噜是谁?陈子善

咪咪噜是谁?

若即若离、欲说还休的关系,足以勾起人对猫的探究、思考人猫关系的持久不断的热情。近年来猫书猫文的大量涌现,作者既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更有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就是明证。即将问世的《亲爱的咪咪噜》又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写猫读本。

走笔至此,我突然想起,还有重要的事未写。寒舍三猫,即皮皮、弟弟和多多,再三要我向咪咪噜问好致意,我竟忘了,赶快补上。也许不久的将来,咪咪噜可以和“陈氏兄妹”互相拜访,串串门子,尽管我也知道“一猫一世界”,这并非易事,绝对不能与狗相比。人,哪怕是主人,想完全控制猫的生活,很难,很难。(本文系《亲爱的咪咪噜》序)

雕塑家、画家贾克梅第说:有时为了描绘一颗头颅,你必须放弃整个躯体,为了一片树叶,你必须照顾整个风景。刚开始看来似乎自我设限,但过了一会之后,你会明了好好画出某个景物的四分之一时,比你假装描绘整片天空,更能掌握住宇宙间的某种感情。

为了一片树叶

(马来西亚)朵拉

这段话说是现代人吧。我们看见太多景物,我们要求太多东西,结果最后看到的都没有真正看清楚,要求的东西大多无法到手。失望、失落成了现代人永远的情怀。但是,到手的话,懂得珍惜吗?手上了,眼睛一看别处,噢,竟然还有更好的。

一个人说,我的朋友呀,嘴里吃一块,筷子挟一块,眼睛看一块,一心可以用多呢。嘴里的那一块,究竟是什么滋味?没有用心去感受,会有味道吗?筷子的那一块,眼睛看的那一块,让你垂涎不已,但究竟会不会到你嘴里呢?要求太多,最后人生的路走到尽头,发现没有真正享有过获得的感觉和味道。

张瑞芳让瓜记 修政

只有两位老农妇的竹篮里有两只西瓜,有位女同胞正准备付钱,捧走那两只瓜!我沮丧地嘀咕了一句:“又没买到。此时,那位女同胞用上海话说:‘我让一只给你。’并吩咐农妇重新过秤,计价。我连声说:‘不好意思,太谢谢了!’她抱起一只瓜,缓缓地直起腰,一边爽朗地说:‘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兄弟姐妹。’我快速地在寻思:该如何称呼并道谢。正在发呆,她却抱着一只西瓜,露出灿烂的笑脸,甩着手向我说:‘再会!’

我惊讶地发现:这不是李双双吗?一身深蓝色,白碎花长袖衬衫,一条已经洗得发灰的黑长裤,一双黑布鞋;那善意的举止,谈吐,分明就是艺术家——张瑞芳!她1918年出生,长我10岁,应该是我的大姐。我啊——啊——含糊地叫着大姐,她已风风火火走进电影干校大门。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几次走进电影干校,寻找大姐的身影,让我向她深深地鞠一躬,响亮地叫一声大姐,但始终没有遇见。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久渴遇甘露;慷慨相让稀缺的西瓜,是何等的高尚!它让我深藏心底达40年!

大姐!你永远在我心中!

明日请读一篇《我爱祖国的蓝天》

人民军队中的上海兵(征文选登)

朝鲜停战那一天

王肇焘

指导员让我当晚会主持人,我写完对联,就往排队跑,征求晚会节目。晚会在连部坑道里举行,连部坑道是全连最大的坑道,也只有六七平方米,排里战士自带小凳挤坐在一起,连部工作班和炊事班人员,干脆挤在连长和指导员的床铺上。晚会在高唱《国歌》声中开始。歌声一落,我就宣布:全体起立,向敬爱的毛主席致敬!向我连在战斗中牺牲的65

名烈士致敬!这时,坑道里寂静无声,只有101颗火红的心在跳动。

演出开始了,当大家高唱《志愿军战歌》时,一阵“噹铃铃”的声音响起,原来是连部开到22点的闹钟响了!指导员一挥,兴奋地对大家说“快!出去看看!”我当即宣布:“晚会暂停!”大家争先恐后地走出坑道,只见对面山头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一群群美国兵也从碉堡里走出来。“停啦,和平万岁!”不知谁高喊了一声。接着,队伍里响起了一阵又一阵“和平万岁!和平万岁!和平万岁!”的欢呼声。战士们欣喜若狂地炸开了第一个没有枪声和炮声、没有飞机炸弹、没有死亡威胁的和平之夜。很多战士兴奋得摘下军帽,抛向天空。

指导员考虑了一下,说:“横幅可以。对联嘛,是不是加点志愿军战胜敌人的意思,长长我们志气,上联写‘喜洋洋打败美军送别战争’,下联写‘欢欣鼓舞痛歼伪军迎来和平’。我连声说:‘好,好!’”

指导员让我当晚会主持人,我写完对联,就往排队跑,征求晚会节目。晚会在连部坑道里举行,连部坑道是全连最大的坑道,也只有六七平方米,排里战士自带小凳挤坐在一起,连部工作班和炊事班人员,干脆挤在连长和指导员的床铺上。晚会在高唱《国歌》声中开始。歌声一落,我就宣布:全体起立,向敬爱的毛主席致敬!向我连在战斗中牺牲的65

走呼号;有人认人猫和谐共处乃人生一大乐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有一点不容置疑,爱猫的人一定是充满爱心、同情心的,虽然有爱心、同情心的未必爱猫。

我编过《猫啊,猫》《猫》这些书,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中国现当代作家写猫,无论赞扬还是批评,远远多于写狗,为什么?我至今弄不明白。在古今中外许许多多作家诗人笔下,猫是一种神秘莫测而又奇妙迷人的生灵,猫与人若即若离、欲说还休的关系,足以勾起人对猫的探究、思考人猫关系的持久不断的热情。近年来猫书猫文的大量涌现,作者既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更有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就是明证。即将问世的《亲爱的咪咪噜》又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写猫读本。

走笔至此,我突然想起,还有重要的事未写。寒舍三猫,即皮皮、弟弟和多多,再三要我向咪咪噜问好致意,我竟忘了,赶快补上。也许不久的将来,咪咪噜可以和“陈氏兄妹”互相拜访,串串门子,尽管我也知道“一猫一世界”,这并非易事,绝对不能与狗相比。人,哪怕是主人,想完全控制猫的生活,很难,很难。(本文系《亲爱的咪咪噜》序)

雕塑家、画家贾克梅第说:有时为了描绘一颗头颅,你必须放弃整个躯体,为了一片树叶,你必须照顾整个风景。刚开始看来似乎自我设限,但过了一会之后,你会明了好好画出某个景物的四分之一时,比你假装描绘整片天空,更能掌握住宇宙间的某种感情。

为了一片树叶

(马来西亚)朵拉

这段话说是现代人吧。我们看见太多景物,我们要求太多东西,结果最后看到的都没有真正看清楚,要求的东西大多无法到手。失望、失落成了现代人永远的情怀。但是,到手的话,懂得珍惜吗?手上了,眼睛一看别处,噢,竟然还有更好的。

一个人说,我的朋友呀,嘴里吃一块,筷子挟一块,眼睛看一块,一心可以用多呢。嘴里的那一块,究竟是什么滋味?没有用心去感受,会有味道吗?筷子的那一块,眼睛看的那一块,让你垂涎不已,但究竟会不会到你嘴里呢?要求太多,最后人生的路走到尽头,发现没有真正享有过获得的感觉和味道。

张瑞芳让瓜记 修政

只有两位老农妇的竹篮里有两只西瓜,有位女同胞正准备付钱,捧走那两只瓜!我沮丧地嘀咕了一句:“又没买到。此时,那位女同胞用上海话说:‘我让一只给你。’并吩咐农妇重新过秤,计价。我连声说:‘不好意思,太谢谢了!’她抱起一只瓜,缓缓地直起腰,一边爽朗地说:‘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兄弟姐妹。’我快速地在寻思:该如何称呼并道谢。正在发呆,她却抱着一只西瓜,露出灿烂的笑脸,甩着手向我说:‘再会!’

我惊讶地发现:这不是李双双吗?一身深蓝色,白碎花长袖衬衫,一条已经洗得发灰的黑长裤,一双黑布鞋;那善意的举止,谈吐,分明就是艺术家——张瑞芳!她1918年出生,长我10岁,应该是我的大姐。我啊——啊——含糊地叫着大姐,她已风风火火走进电影干校大门。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几次走进电影干校,寻找大姐的身影,让我向她深深地鞠一躬,响亮地叫一声大姐,但始终没有遇见。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久渴遇甘露;慷慨相让稀缺的西瓜,是何等的高尚!它让我深藏心底达40年!

大姐!你永远在我心中!

明日请读一篇《我爱祖国的蓝天》

人民军队中的上海兵(征文选登)

